

第十四回 草奏章報恩留直 傳好信倚玉連枝

且說陶公接看京報，見高公被逮，大吃一驚，半晌不語。翌王在座，也見了都察院參本，便跌腳大哭道：“高公大恩，尚未圖報，今彼一朝罹難，倘有不測，則我生有愧於豫讓，死有慚於王氏之義大矣。”乃對陶公道：“高恩人疾惡太過，致遭仇家砌害。卻怪舉朝默默，未聞有一言申救者。昔人云，智伯以國士遇我，我以國士報之。小姪此時不捨身圖報，更待何時？雖名列武弁，職非諫官也，說不得了。棄此微秩，披誠血奏。邀天之幸，聖明採納，高公得以寬宥，姪之願也。即不幸而加我以越言之罪，使身膏斧鑕，亦所甘心。”陶公道：“不忘報德，今人所難。勇於仗義，壯士所為。賢姪既有恤難之心，老夫亦敢效結纓之救。誓願同修片牘，仰干天聽。我等猶如蚊思負鼎，螳欲當車。區區微末，即無濟於事，也見得執戈荷戟者，尚能表三代之直，爭是非之公。”翌王踴躍贊歎道：“若得老伯共持公道，小姪附驥而行，更為生色。”便於座間伸紙磨墨，起一疏稿云：

臣湛國瑛啟奏：伏惟巡方之職，察吏安民，揚清激濁，此其分也。古來聰馬之威，使四境肅然，貪墨解綬，雷厲風行。何喪乎強禦，何恤乎人言。所謂大破情面，不顧身家。巡方之臣，往往為奸人側目，百計中傷。所賴朝廷能容強項，則此輩計無所施。竊見按臣高捷，受任未久，惠威並著。清風兩袖，但飲西江一杯水；明月三山，照遍南庚萬里雲。誠廬峰之秀，豫章之選也。何意司憲者，廖採風聞，遽加參劾。以無稽之臧款，指為有據；以如神之執法，陷作昏殘。使聖朝震怒，敕付士帥在按。臣固自揣無愆，聞命之日，即束身待罪於闕下。在同官則痛念無辜，叩闈之告，因披肝特吁於九重。若高捷果有玷於官箴，臣願受妄言之罪。如高捷確掛誤於彈章，惟望開一面之恩，赦復原官，仍還舊職，慰百姓之呼號，照賜環之曠典。是時，即論臣以武弁越職言事，按律正法，臣死且不朽矣。臣國瑛無任激切屏營之至。

翌王草畢，即呈與陶公觀看。陶公不勝歎賞道：“賢姪胸懷慷慨，筆下淋漓，若得龍目親鑒，必然感動回天。老夫奏章，意欲也借重如椽，未識不吝捉刀否？”翌王遜謝道：“小姪久在戎行，筆墨荒疏，祇恐代斷不工，為宗匠所笑。然老伯嚴命，安敢不竭其愚，以待斧削。”又磨墨伸紙，代陶公草一疏稿云：

臣陶瑛啟奏：臣本武夫，荷蒙聖天子假以節鉞，蕩寇湖中。仰藉如天之福，萑苻小醜，一鼓成擒，自江以西，復見太平。萬民得以寧靜，且賴有按臣高捷，招攜有禮，服梗有方。以撫綏而兼威別，以保疆而施方略。使臣得同力共濟，濫冒天功，猥列崇階。方欲推舉按臣贊襄之力，而嚴綸適至。高捷謬掛彈章，聞命就道。西江之民，如失父母。臥轍攀轅，呼號之聲達於百里。紛紛之眾，似有大不平於心者。惟此公是公非，百姓有口，信其所非，罰其所是，則憤懣之氣，激成怨望。臣恐方服之眾，俱以朝廷聽言不明，治罪失實，渙然解體，復貳兩心，一旦有變，臣不任罪也。況臣老矣，無能為矣。寧斥臣以留按臣，使百姓慰時雨之望。則洪都故土，庶有寧宇乎。如以臣言為謬，臣願以八口保按臣之無他，而惟望主上之察之也。犬馬餘齡，所牢禱者，以聖朝用賢吏，保疆邑為幸，餘非臣所知矣。臣不勝戰栗待命之至。

翌王筆不加點，又寫成一幅奏章，呈上陶公。陶公看了，撫掌稱快道：“古人軍中，倚馬草露布，以為絕代才子。賢姪今日，奮筆直書，如行雲流水，珠璣錯落，俊爽之才，有同健鷹之摩秋漢，真命世傑也，與古人何多讓焉，將來正未可量。”兩人坐對已久，陶公命擺酒設饌再敘心事。一面著掌書奏官，謄寫本章。一面吩咐齎奏官收拾行裝，著他明日起身，星夜赴京具奏。不題。

適衙門外傳鼓，中軍官稟稱：“巡按高老爺到門拜別。”陶公急忙穿袍束帶，開門接見。高公上堂敘禮畢，陶公便道：“湛舍親適間已在敝署，未識老親臺欲一晤否？”高公便回答道：“刻下拜別過老先生，即擬到彼作別。既是在這邊，可快請來相會一會。欽限嚴迫，下官即欲登舟了。”陶公便喚左右，道聲“湛爺有請。”湛翌王隨整衣趨出，見了高公，淚如雨下。高公為之動容，乃從容解慰道：“足下有所未知，今日做官，祇該隨方逐圓，奔走附勢，自然長保顯榮，身名俱泰。下官祇因僻性迂拙，一味執法，與世相忤，以致疾我者群謀下石。今事已如此，亦何敢辨，惟有束身司寇，聽憑生之、殺之而已。所謂一從要贅為臣，此身已非吾有，何必深計其昇沉得喪哉。”說罷，高公即起身告別。陶公握手致謝道：“老親臺此去，還該具情奏辯，聖明在御，必然洞鑒。關如雲霧障天，少刻雲開霧霽，紅日朗照，無隱不現，未有不昭雪者。”高公唯唯致謝。獨湛翌王兩眉頰蹙，嘿然無語。高公見翌王如此情狀，亦不交一語而別。正是：

失官看如土落魄，敝裘金盡顏無色。
人生到此遇相知，惟有垂頭相歎息。
一腔熱血灑別離，呼天不應愁還泣。
所賴結交多意氣，暗抒血膽回天力。

看官，你道陶公與翌王，既有救高公之膽量，已經具疏上聞，則高公來拜別，即該說與他知道，以安慰其心了，如何陶公也並不言及，翌王也並無一語，使高公徬徨作別，這是為何緣故？此正是陶、湛二公，深心救人之處。大凡要救一人，須有深心大力，纔可做事。若事尚未成，先在口內誇張道，某已如此如此，某已這般這般，設或被旁人洩漏，連自己也拖下渾水裏，豈不是縱井救人，同為陷溺。所以必要秘密謹慎，悄然下手，使人不及防，尤如迅雷不及掩耳，這是有謀略的所為。若如今輕浮淺躁的人，纔去救那這一個人，不知救得救不得，見了那人便滿口居功，滿面矜驕。就是見了別一個人，便向他道，某人我已如此如此去救他；若救得時，難道不虧我，不感激我麼？大言不慚，必致為忌嫉者所敗。故云輕浮淺躁之人，但有救人之口，斷不能有救人之效，怎比得深心大力者，藏機不露，暗地裏去布置人，如奇兵劫寨，神鬼不測。陶、湛二公，善於用兵，故亦善於救人也。這話且擱過一邊。

再說陶景節、湛輔廷二人，自離了江西地界，取路還家。曉行夜宿，一路上看不盡山明水秀，加鞭前進。早見紅毛大山，半天插峙。景節在馬上向輔廷道：“此山險峻非常，近聞盜賊嘯聚，打劫商客。我們過去，必須大家小心提防。”輔廷道：“既有盜賊出沒，兵家云先聲足以奪人，我們須吩咐家丁，結束齊整，個個弓下弦，刀出鞘，打起旗號，擺隊而行。遇著強人，即便動手擒剿。料么魔小醜，安敢侵犯我官差兵將。”景節道聲有理，因打起一面大紅鑲邊旗，上寫道：提督江西都督帥府陶。

先令家丁簇擁而行，在前開路。後隊便是陶、湛二少年雄將，和著眾家丁，擎鷹放彈，在馬上取樂。一行約有百餘人，軍威甚是勇壯。纔行到半山，抹過山角，祇見幾個小嘍羅，探馬巡哨。見了官兵，撥馬飛走。去不多時，山脚上忽探出四騎大馬，

路。隊中也豎起兩面繡藍旗，旗上寫著：

帥府賈

飄飄揚揚，搖雲蔽日。景節縱馬前看，全不畏懼。便拈弓搭箭，望著旗頭颯的一聲，那箭恰射斷旗索，旗腳便倒。他家人馬，盡吃一驚。小嘍羅飛馬報入大寨，寨主即忙結束上馬，到山腳下來觀看。你道那寨主怎生打扮？

頭頂鑲鐵耀日盔，身披蜀紙盤雲甲。腰繫獅蠻帶，掛插弓刀，腳穿鷹嘴靴，跨踏駿馬。虬須卷冗勢猙獰，少年兇猛歸降將。

原來這寨主不是別人，就是賈龍的兄弟，喚做賈鳳。向因賈龍在攢戟山落草，官司出榜捕捉，連累兄弟，沒處安身，躲在紅毛山中，樵採度日。又被捕差挨緝，要拿他去到官拷問。賈鳳心慌，暗裏與幾個結義弟兄商議，那幾個結義弟兄便道：“捕差屢次騷擾，哥哥東躲西逃，終非善策。若沒錢使用，拿到官司，定然夾打監禁，性命難保。不若殺卻幾個囚徒，竟在紅毛山中，也聚些人馬，結個堡寨，做梁山泊上的故事，好不燥脾，何苦束手就死。”賈鳳聽信其言，便提起板斧，砍死捕差，同幾個結義弟兄，殺牛宰馬，祭告天地，樹立營頭，自己名為紅毛山鎮蜀大王。其餘結義弟兄，挨次坐把交椅，共有十二人：

軍師野伏波馬大山

副軍師賽諸葛仰妃

打虎赤金神煞富多郎

換天星踏平宰煞鐵上義

高攀九霄擒雲手駱梧

鄴都活地司閻芝

飛夜叉入水龍魚二泉

墨面鬼齊天使者侯順

爛羊頭屠酤大煞刁阿佛

鑽地入雲小蜻蜓兒連和福

醉黃巢雲司大帥黃毛狗

紙金剛開山土地石榴兒

那十二人，俱是積年在紅毛山中打家劫寨。因賈鳳自小喜歡在江湖上結識好漢，舞弄槍棒，逃難到山，便與十二人意氣相投，往來甚密。後因殺了捕差，恐怕差官來擒捉，故此遂一同入伙。賈鳳頗通文墨，粗曉兵機，所以推之為首，坐了第一把交椅。向來虎踞此山，官兵不敢收捕，甚為地方大患。誰知賈龍一旦歸順，立了大功，朝廷陞授官爵，到任之後，便差幾個家丁，到兄弟寨中來，招其速速歸順天朝，同享富貴。賈鳳接得此信，便說與眾兄弟知道，十二人俱欣然願隨鞭鐙。

是日正在那邊拔寨起程，誠恐路上官兵盤詰，為此將賈龍的名色裝頭，打起這兩面旗號，以便度涉關津，不想正遇陶家人馬。景節祇認山賊阻路，惟有整備打仗。賈鳳聞報，也祇認是官兵阻路，要和他廝鬥。又見射落旗腳，一發認是來尋對敵人了。方要吩咐嘍兵將校擂鼓放炮，決一勝負。不想賈鳳背後隨來一名賈龍手下的家丁，認得陶景節是本官的同僚，發聲喊道：“二將軍休得造次。前面這位小將軍，就是大爺的同官，督府陶老爺的公子。”賈鳳聽罷，滾身下馬，□住陶景節的馬鞍，慌忙叩頭道：“山野愚夫，不識臺駕，失於回避，伏望海涵。”景節和著輔廷，都下馬相見。賈鳳歡喜不迭，即引眾兄弟們前來參見，一一敘禮畢。賈鳳留陶、湛二人，到大寨中去擺酒款待。陶、湛二人力辭不允，祇得略領其情。臨行，賈鳳又捧出金銀一盤奉送，以助路費。景節再四推辭，必不肯受。賈鳳極意懇求，不好過拂其意，勉強收領。其餘家丁，又分犒銀兩。賈鳳又同眾兄弟，跨馬鳴金，護送一程，直抵成都地面，纔相辭而去。當時有詩一首，單贊賈鳳云：

兄弟奇雄震蜀都，一朝歸順盡投戈。

堪欽義氣相推重，不惜黃金贈路途。

景節、輔廷二人慮盤纏不得接濟，幸喜賈鳳慨然贈送，賴以免行李不繼之憂。又行兩日，到了雙流縣，分路各自回家。

先是景節到得家中，拜見了母親，次表妹，慧姑亦來見了丈夫，一家無不歡喜。景節然後說道：“父親湖中剿寇辛苦，今照原職加銜，永鎮江西。男叨父親之蔭，亦得授南昌城守之職。大舅分鎮江西七府。二舅亦受參將之職。爹爹在任所，又嗣了一個少年將軍，叫做黑定國為螟蛉之子，他也授了陝西總兵。今二舅到家，接岳父、岳母等到任，還要與二姨聯姻。”又笑道：“如今大舅將來也是我妹夫，二姨又是我弟婦，兄弟連襟，姊妹妯娌，正謂親上添親，骨肉團聚，也是世上罕有的事。”夫人合家聽了，歡喜無限。未知湛家如何光景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